

没有归程的等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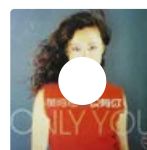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2/3

DENG AN QING 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等待

黄绮珊 - 只有你



气氛感觉一下子又紧张起来。

先是被村广播吵醒，躺在床上听得不十分真切，隔窗看去，只见一辆电动三轮车从屋边开过，车厢里搁一个大功率扩音器，正在播放广播，让大家尽量待在家里，哪里都别去。

然后我穿好衣服下来吃饭，母亲说起去村里买菜时，垵口除开之前停着一辆面包车防止车辆进出外，还专门有人把守，只要人们聚集聊天，那人就会去劝阻，而且店铺都关门了。

到中午，家家门口都贴上了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提示》和《武穴市人民政府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》。前几天，村干部还挨家挨户发放一次性口罩，对返乡的人还做了登记和体温测量。

多日的好天气几乎快让人忘了疫情的严重性了。饱暖的阳光洒下，江风和软，田野里青草从泥土里钻了出来。各家各户在自家门口晒起了棉被，把菜园里吃不完的萝卜切成丁晒干，土狗在麦田里追来逐去地玩闹。

母亲拎着一大桶新鲜的冬青菜回来，让我给市区的哥哥打电话，“不晓得你哥那里有没有菜吃的？让他回家拿。”我说：“他么样回来的？市里已经下了命令，不让机动车走咯，我哥哥没办法开车回。”

前几天哥哥开车到百米港大闸，路封了，他只好带着两个孩子沿着长江大堤走了十里路到家，这一次连车都不能开出门，而且按照市里的规定，人也不能随意出来了。母亲遗憾地说：“也不晓得他一家在市里有没有米吃的。”我说：“这个你放心，市里的超市肯定还有买的。”

从我们这里到市区的公交车已经停了多日，如今机动车也不能开，基本上去哪里都寸步难行。垵口前面的省道上，偶尔有救护车驶过，其余时间空空荡荡的。哥哥之前还时不时开车回来看看家里情况，现在我们已经多日不见了。

嫂子发视频来，只见哥哥沿着客厅慢慢跑步，侄子坐在沙发上无聊地看电视。在市区里不能出门的人们，大多都如此发呆度日吧。还是在乡间稍微自在些，可以楼上楼下走动，实在闷了，站在大阳台上看看田地和村落。

在家里自我隔离多时，有时实在觉得烦闷，便跟母亲说我出门走走。母亲提醒我说：“记得戴好口罩！”我说晓得。没想到之前对戴口罩一事不当回事的母亲，现在反过来监督我了。我手头只有从北京回来前夜买的一包口罩，三个。这些天没舍得用，因为想等着以后回北京的路上用。

网上买的口罩送不到，朋友寄的也收不到。能戴的只有村干部发的一次性口罩。垵里大部分戴的口罩也多是一次性的，有稍微好点的，也是反复戴了很久，没办法更换。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处于毫无防护的状态。至于消毒液更是没有，也无法买到。大家能做的就是待在家里，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。

出门也只能往长江大堤那边去。见到人，大家都自觉地避开。长江大堤昔日是交通要道，现在完全可以放心地乱走，反正一辆车都没有。来到江畔，长江水位降到很低，露出了浅浅的沙洲，远处一排大轮船停在江中心，对岸瑞昌工厂烟囱还在冒烟。

再细看，有人在江中划船。我忽然想到前几天我们武穴这边有人划着木盆偷渡长江，结果被劝回。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，这位老乡恐怕也不会这么铤而走险吧。

散完步回来，有婶娘出门，见我便笑问：“秀才哎，是不是想回北京咯？”我说：“北京也严重咯，还不如在屋里。”婶娘又问：“你读书多，晓得么会儿是个头哦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晓得。这个恐怕没得人晓得。”婶娘叹口气，又回到屋里去了。

而我一到家，一狠心开始收拾自己的房间了：把衣服掏出来搁到衣柜里，空出的行李箱拉好拉链竖在角落；从北京带回的几本书原本散乱地搁在床头、沙发上和桌边，现在也码在一起塞进了书柜里……

之所以说是“终于”，是我意识到一件事：我不能再同往年那样像是个客人，住在家里几天，然后拔腿就走。我将在家里待很长时间，哪里也去不了。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，没有确切日期的等待。